

The Letters of E. B.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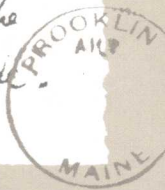
最美的决定

E. B. 怀特书信集

张琼 张冲译



*E.B. White slowly accustomed himself
to the idea that he had made the
most beautiful decision of his life.*



The Letters of E. B. White

最美的决定

E. B. 怀特书信集

张琼 张冲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美的决定;E. B. 怀特书信集/(美)怀特(White, E. B.)著;张琼,张冲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8
书名原文:The Letters of E. B. White
ISBN 978-7-5327-4814-3

I. 最… II. ①怀…②张…③张… III. 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2487 号

E. B. White

THE LETTERS OF E. B. WHITE

Chinese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图字:09-2008-140 号

最美的决定——E. B. 怀特书信集

[美]E. B. 怀特/著 张琼 张冲/译

责任编辑/黄昱宁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5 插页 14 字数 292,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978-7-5327-4814-3/I · 2688

定价:3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T:021-69113557

序言

约翰·厄普代克

E. B. 怀特书信的行文，在从容不迫的节奏中闪现着敏锐的真知灼见，这一点与人并无不同，其出众之处在于，读者常会不期而遇诗意之震撼。例如，在这本此前从未与读者谋面的修订版书信集中，提到捆扎与寄送不久前故世的妻子的生前书信时，作家如此写道：

这番劳作耗时费力，而且令人伤感；此刻，我徜徉在这方旧宅中，凝望着空荡荡的书架，一段段的回忆挥之不去。

“挥之不去”的感觉，伤过心的人都熟悉，它带着那份弥足珍贵的率真和情感共振。数月之后，怀特又留意到一条狗的寂寞：“一天，我不在家的时候，它在起居室找到了我的一件羊毛衬衫，把它撕得支离破碎，这究竟是出于愤怒还是焦虑，我不得而知。”无论是对于年迈的还是年轻的怀特，焦虑都是其一大性格要素。正如一篇以区区数笔虚构出某位“沃朗特先生”的短文所言：他的写作生涯开端于恰尔兹餐馆，一位女招待把白脱牛奶溅到他身上，“当时沃朗特先生记下了这场灾难，并把文章卖给了家创立不久、缺乏经验的杂志，由此得到了一个极其重大的发现：只要记下一些简明易读的关于自身的不幸之事，就能得到报酬”。在怀特写作生涯的另一端，年迈的不幸在一棵倒塌的树上得到了共鸣：

我花了几百元钱想尽力保住这棵榆树，却是枉然。那棵树还是随着一声砰然巨响倒在了草地上。现在，他们要我花一大笔钱尽力保住自己的视网膜，但这终将依旧枉然。

这个敏感易伤、洞察秋毫的男人发现，艺术创作的天地同时盛产重创，当童话经典《夏洛的网》改编成动画片时，他写道：“听到威尔伯在汉娜-巴贝拉的影片中唱着‘我能说，我能说’，就觉得自己能无往不胜，我想仗剑疾行，却找不到剑。”

在怀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有很多信是写给当时正在潜心创作怀特传记的康奈尔大学的斯科特·埃尔吉教授的，信中，友情使严苛缓和了不少。怀特耐心地勘误，提供实据，并幽默地提出异议：

我觉得，即使你已经做了一些删节，文稿还是太长。最可怕的事实是，我的一生并非如此有趣。我看看看着就睡过去了，尽管写的是我自己的事情。

当手稿成为书籍时，书的主人公表达了“关于封套上内容简介的疑虑”：

内容简介中称我为“美国最受爱戴的作家”。这不但会引发质疑，而且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个好的卖点。我是个老派的广告人，我知道，读者宁愿去买一本关于人人都恨透了的作家的书。

几个月后，他用这样令人震惊的笔调向传记作者形容该书：“您这本传记所写的那位作家，永远无法让您的书堪称一流。”两年之前，在他们合作期间，怀特一边表示想引退不干，一边还表达恭敬之意，他对埃尔吉如此说道：

对于我在你修改文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一说，我颇有犹豫，生怕让读者有这样的印象，好像是我附身于你写起了自己的故事。不管怎么说，传记主人公依然活着，还在说三道四，这样的角色让我颇感不安，也不知该如何处理。我既希望置身度外，又渴望帮着澄清事实，两种愿望同样强烈，让人左右为难。

怀特与其教女多萝茜·罗布拉诺·古思合作于1976年出版的近700页的书信集,也让他感到焦虑。这种对他个人、以及对与他通信者隐私的侵犯,与其本意相悖,而且,要不是凯瑟琳·怀特旷日持久、耗资不菲的疾病使他认识到出版书信的必要性,他是不会这么做的。在该书的“作者语”中,他特有的俏皮和含蓄可见一斑:

从理想意义上说,书信集理应在作者身后出版。其益处显而易见:编辑可以自由驾御,作者可以彻底隐身——于坟墓,毫发无损地隔离窘迫,跳脱诽谤。我已然无法符合这种理想状态。由于典型的命运失误,我仍然活着,而此书也只好委屈于这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了。

长寿到勉强成为本人传记和书信集的合作者,并且要对这两部作品一遍遍地修改和斟字酌句地润色,这确实很让他烦心,甚至成为一种折磨,可对于众多的怀特爱好者来说,这不啻为一种恩赐。《E. B. 怀特书信集》是作家迄今最长的一部作品,而且从很多方面看,也是他最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作品以10页可爱有趣的斜体文字开篇,讲述的是作家在纽约郊区的佛农山度过的欢乐童年。第一封信是作家9岁时写给哥哥阿尔伯特的,信中不时闪现着强烈内敛的情感、清澈透明的意境,以及淡淡的忧伤,这些后来都成了作家独特的风格:

这不算是很好的一天,我得了感冒,没去上学。妈妈给我买了1个网球,要是我[请注意这里巧妙的虚拟语气]非常小心的话,我可以用你的球拍吗?我这会儿正写信的时候,听说菲利普斯·古德温[邻居家的孩子]死了。他们没有找医生,便有了如此结果。

他的兄弟们,尤其是斯坦利,后来都成为通讯记者,这激发了小怀特最为自由的自我表达。随着文学才华的迅速发展,怀特的书信伴他经历

了初恋,在康奈尔的自我流浪生活,以及此后在纽约的广告工作,为此他往返于工作和佛农山的父母家。1925年,他搬到了城市,和其他3个康奈尔大学的校友合租一套位于西13街的公寓,尝试过起了自由作家的生活,接着被亚当斯(弗兰克林·P·亚当斯)颇具影响力的报纸专栏“指挥塔”和初出茅庐的《纽约客》杂志接受。该杂志的编辑罗斯看似凌乱随意,却是个完美主义者,他邀请怀特加入员工行列,并给他安排了最低层的编辑工作:“关注有报道价值的事件,即对其他报刊上的补白进行编辑,加点妙句警言等。”怀特在这方面表现出色,他的笔触灵活、天马行空,由此赢得了罗斯的青睐;56年之后,他依然干着这份无名的时闻杂谈的工作。1982年4月,他最终因视力衰退而辞职。他在《纽约客》谋得了生计,获取了终身职位,还娶到了爱人,即编辑凯瑟琳·萨金特·安格尔,怀特第一次在办公室露面时,她就向他致意。很久以后他这样回忆着,“我注意到,她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头鬚发),很有一套技巧,能让年轻的投稿人感觉轻松自在。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凝视着我未来妻子标致的容貌,像往常一样,对自己的举动毫无知觉。”

收入本书中间部分的,是大量怀特与杂志、读者以及投稿的同事,其中包括与那位反复无常、咋咋唬唬的办公室同事詹姆斯·瑟伯之间的通信,其间充满了无尽的优雅和愉悦心情。瑟伯与怀特合作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本书,那是一本讽刺挖苦作品《性是必需的吗?》。他的书信在优雅和愉悦中总带有无法平息的焦虑,一种超越罗斯这本杂志的视界的渴望,而当时他已经享有了特殊的、倍受关爱的卓绝地位,只是这一卓绝是褊狭有限的。1929年,他从安大略写信给罗斯,“由于事实上《纽约客》已让我日趋乖戾暴躁,我避得越远越好……除了比不上你本人,或许还有其他一两个人,我对你这本杂志的珍爱大概不比任何人少。只是对我来说,它并不是我的整个人生。”在焦虑不安中,在充满幽默的不自信和书信体背后,他怀着一种坚定的雄心,1981年,他向金基德(尤金·金基德)袒露了这一雄心:

据我回忆,当我觉得文章缺乏价值或不够优秀时,有时候会署上

假名。我希望“E. B. 怀特”这个名字能与卓绝、与文学杰作相联。可能我有一次用假名给《纽约客》寄了稿子,想看看我是否会被拒稿,不被接受,不过我已记不清是否真这么做过。但是,我不否认有这样的可能。那时的我年轻浮躁,为所有真实的和想象的失败而忧心忡忡。

他在对纽约和对缅因的爱之间徘徊;1938年,他逃离城市,来到缅因州北布鲁克林的一个海水农场,把那里的生活记录在《哈泼》月刊的专栏里,并最终结集成为他那本最佳作品(如果非要提出一部最佳作品的话)《吾之甘露》(*One Man's Meat*)。在该书1942年第一版问世40年之后,怀特在序言中这样回忆道: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曾有某一个阶段是彻底清醒而非半梦半醒的。对于我,那就是在缅因度过的5年时光……我突然像一个孩童似的观察、感受、聆听。那是一段珍贵而不再重回的日子,一段令人沉醉的岁月。我真是很幸运,能把其中的一部分记录在纸上。

令人惊讶的是,之后几年里他尝试起了另外一些文学类型,其中包括他与凯瑟琳一同编辑的《美国幽默资料库》(*A Subtreasury of American Humor*);他为《纽约客》众所周知的非政治性版块“备注与评论”供稿。二战落下帷幕时,这些稿件开始主张建立跨国联合来维护和平,而他也作为记者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创立大会;他还将昔日康奈尔大学教授威廉·斯特伦克的语法手册编辑成一本畅销的英语写作指南;应继子罗杰·安格尔之邀,为《假日》(*Holiday*)杂志写了一篇不朽的纽约市志;他还创作了3部著名的、至今依然很受欢迎的童话。没有写作任务时,他在农场里不停地忙碌,喂养动物、盖屋顶,用双手劳作。他赖以维生的手工劳动,即靠双手打字爬格子,也是在相对轻松的状态下进行的。他不是很愿意将自己视为书信作家,他告诉斯坦利,“我避开写信,它和写作本身太接近了,让我头痛。”

事实上,他睿智的大脑和积极的态度十分敏感脆弱,他常常遭遇偏头疼的折磨,1943年10月28日,他在一封信中将其形容为“一次精神崩溃”。1945年,他如此安慰斯坦利:

别担心我的身体,我好多了,足以胜任工作。两种情况曾折磨过我,一种是我潜意识中的老鼠,还有就是颈椎的骨刺,而两者相比颈椎问题较轻。我花了18个月来……摆脱老鼠……不管怎样,我现在好好的,又安然无恙了,谢天谢地。工作很顺利,也睡得着了,经过了一年半载,这可真令人神清气爽。

他的焦虑已经成了一种疾患,他的短篇小说《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The Second Tree From the Corner*)和《门》(*The Door*)就微妙地谈到他所接受过的一种精神治疗方式。1982年5月,在他提供给那位坚持不懈地进行创作的传记作家斯科特·埃尔吉的一长串建议中,就有这样的文字:“我能尽力明辨的是,令我恐慌的忧虑不是死亡,而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担忧,它看不见,也摸不着。”这种担忧,就是他作品最深沉的主题。在他的一些散文,如《一头猪的死亡》(*Death of a Pig*)和《重游缅湖》(*Once More to the Lake*)中被具象化了,这些文章既带有激励性,又蕴含着忧虑。

现在,在怀特孙女的编辑指导下,书信集中又增补了一扎信件,那是他生命最后的、最灿烂的那段时光中的思想交流,它为作家完满的写作生涯划下了绵延不断的弧线,在这些愉悦人心并且时而优雅美丽的副产品中,我们可以追溯作家倾心追索的写作历程,看他是如何与这个粗糙顽劣的世界,与疾病,以及与某种苛刻挑剔的谦逊抗争的。他的笔调中饱含着自然的、自我贬损的幽默家的捉弄意味,不过,和本奇利、佩雷尔曼和弗兰克·萨利文不同的是,怀特并不是纯粹的幽默家;作为一位美国著名的文体家,一位从全方位、多角度揭示生命的歌者,他赢得了让人认真阅读的权利。从一名创作短句小诗的“‘短篇’作家”(借用他本人的语汇)起步,他坚持不懈地拓展和提升着自己的才华,同时回避着宏大叙事。他那荒

原似的、碎片般的《重访动物园；或，奥利·哈克斯塔夫之生平》就揭示了他具有创作大型诗歌的愿望；1937年年中，他甚至花了一个长假的时间来创作该作品，并对当时大概吃惊不已的妻子解释道，“一个被某种诗情热忱缠绕的人会去竭力探寻某种思想和精神领域的私密，[而且]确实得断然放弃惯常行为，例如养家糊口和跑腿赚钱等。”他显然从未尝试过为成年人创作长篇小说，但他的书信带给我们小说所无法给予的东西：生活的日常细节，它所呈现的那些令人疲惫厌倦的责任和礼仪，那似乎无休止的生计维持（尽管它终有尽头），那些奔波劳作中日积月累的或被遗忘或被怀恋的时光，还有在艺术家选择了那条道路后那些个频繁降临却很少公然声明的偏见。

从理想意义上说,书信集理应在作者身后出版。其益处显而易见:编辑可以自由驾御,作者可以彻底隐身——于坟墓,毫发无损地隔离窘迫,跳脱诽谤。我已然无法符合这种理想状态。由于典型的命运失误,我仍然活着,而此书也只好委屈于这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了。不过,既然我还活着,我应该趁此机会向促成此书问世的3个人表示感谢:我的教女古思,《哈泼》的编辑科罗纳·麦奇默,还有我的妻子凯瑟琳·怀特。古思女士在检索信件上经验丰富、不知疲倦,如猎犬般敏锐;麦奇默小姐在对该作的奉献精神和工作热忱上可谓殚精竭虑;而凯瑟琳·怀特则对整堆稿子进行了专注而挑剔的细读,她的耐心拜长年案牍工作所赐,在与自由散漫的作者和凌乱无序的手稿的交锋中得到了持久磨练。谨以此向3位致以敬意和爱。

E. B. W.

1976年7月19日

这部最新的第二版书信集,使怀特实现了该书作为身后作品的愿望。1984年夏末一次下船时的失足,导致作家在随后一年中渐发老年痴呆症。那一年中,他依然可以辨认家人和朋友,能聆听儿子乔尔朗读他的《书信集》和其他作品。怀特于1985年10月逝世。这对他或许未尝不是好事,但于我恰好相反。作为编辑和孙女,我原本可以在他的帮助下,弄清某些收信者的身份,借他的智慧从伤人的话语里发现幽默,凭他斯特伦克式的知识来解惑或省去脚注。如果我还能借助于祖母凯瑟琳·怀特(她因心力衰竭于1977年辞世)那双专注而挑剔的眼睛就好了。我的父亲乔尔因肺癌于1997年去世;否则,他对编辑工作的建议也会让我受益匪浅。所幸的是,我母亲艾伦·怀特、伯父罗杰·安格尔,还有康奈尔大学克罗赫图书馆的档案保管员露西·伯吉斯,他们都尽力相助,给我以鼓励,我在此表示衷心感谢。通过这些家人书信,我已爱上了这本轻快流畅的作品。

玛莎·怀特

2005年8月31日

最美的决定 1929—1930

1929 年对于怀特是很重要的一年,他的头两部作品问世(其中一部是与瑟伯合作完成的),并与凯瑟琳·安格尔成婚。然而,那一年并不是从写作成功或婚姻美满开始的。他最初的两篇日记这样记载:

1 月 1 日—23W. 12. 晨雨,在我窗外的宽敞平屋顶上忧伤地流淌,下午起雾,薄雾笼罩树木,如烟似缕,楼房恍若城堡,光影轻似气球。下午,迷雾中绕水库漫步两周,不停思忖:是否该辞了工作,离开城镇,不与人诉说去向。昨夜失眠也为此番纠结……我害怕这一年,因为一年未完,我就要 30 岁了。

1 月 3 日。昨日努力工作,在办公室里尽心尽职,虽然日前曾有过那番想离去的庸人自扰。不过,我想到了一幅滑稽的素描,于是决定俯首听命。此外,瑟伯又是我在世上最喜欢的人之一,能在他身旁已然不错。我刚步行到街角,买了明天的报纸,看到上面有我写的诗[“致一位知性女士”,是写给安格尔的爱情诗,刊于 F. P. A 的“指挥塔”专栏]……

在安格尔女士的提示下,哈泼兄弟出版社的尤金·萨克斯顿对怀特所写的东西产生了兴趣,并答应帮他出版。于是,那年春天,怀特的诗集《冷美人》(*The Lady is Cold*)问世。秋天,一部对当时色情书籍泛滥予以讽刺的作品《性是必需的吗?》也相继出版。11 月 3 日,怀特在日记中写道:“今晚,在佛农山父母家中,我听到他俩谈论我那本关于性的书。父亲说,‘呃,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不过我为此感到羞愧。’这对年轻作家而

言,就像当头泼了盆凉水。”10天后,他再次让父母感到震惊——他和一位有两个孩子的离婚女人结了婚。

凯瑟琳·萨金特·安格尔就是那位新娘,她从波士顿移居到当地,是“波士顿高架铁路”副总裁查尔斯·S·萨金特先生3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她5岁时,母亲去世,是萨金特先生未婚的妹妹卡罗琳担起了母亲的职责,这位“克鲁莉姑妈”来到布鲁克林,接手管理这一家子的生活。凯瑟琳从温索小姐的学校转到布莱恩摩尔,并于1914年毕业,一年后就嫁给了克利夫兰的一位律师恩斯特·安格尔。美国加入一战后,安格尔参了军,获得委任,整个战争期间身处海外,把年轻的妻子与幼女南希留在了克利夫兰,婚姻初期就如此局面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凯瑟琳谋到一份工作,继续留在克利夫兰,直到房子冷得没法住了,她才回到布鲁克林父亲身边。安格尔从战场返回后,这对夫妻在克利夫兰生活了不久,就搬家去了纽约,丈夫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1925年8月,安格尔夫人成了《纽约客》的一员,这时,她意识到自己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她担任编辑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家庭的困扰,一方面是想发展一些技能,以备将来可能到来的独立生活之需。当时他们已有两个孩子,罗杰于1920年出生。1929年冬天,当杂志庆祝4岁生日时,她搬离东区的家,在第8街东16号租了一套公寓;夏天到来时,她到雷诺办妥了离婚手续。11月3日,她和E. B. 怀特成婚。结婚次日,两人就都回到了书桌边的工作岗位,他们宁愿把蜜月延后到春天,打算届时去百慕大群岛。

尽管早在凯瑟琳正式离婚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已意识到相互越来越依恋对方,可求婚之路并不平坦。怀特一向对婚姻的牵绊持谨慎态度,却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位比自己还年长、而且还带着两个孩子的女性。凯瑟琳有着新英格兰的背景,很不愿意接受自己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并担心离婚和再婚对孩子的影响,她觉得,无论与怀特结婚明智与否,两人的年龄差异都是问题。最后,为了摆脱焦虑,他们决定驾车外出,开到路程足够远的纽约贝德福德村,并在乡村草地上的一个长老会教堂完婚。由于担心婚事会引发无尽的争议,他们谁都没有告诉,只有凯瑟琳的小狗

黛茜全程跟随着。怀特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礼仪,不过回忆起那次结婚典礼来,倒是兴致很高,“婚礼相当不错,没有人抛洒东西,倒有一场狗打架。”

他还补充道:“我很快就感到自己没有选错妻子。一天下午,我帮她打点过夜行李,她对我说,‘再放些牙绳。’我立刻明白,一个管洁牙线叫牙绳的女子准定是我的妻子。为找到她,我寻觅了好久,不过很是值得。”

致斯坦利·哈特·怀特

[纽约]

[1929年1月]

星期二

亲爱的斯坦:

在这个冬日,能收到私交兼兄弟的来信,真是暖意融融。我发现,兄弟之间从不相互写信,这是件好事。不过,我一直想写个短笺给你,以此对发电报向你讨要那张广场的素描做出解释,这个要求或许令你感到惊讶和烦恼了吧。我还要对你真的离镇子表示遗憾。《哈泼》将在春天出版一本我写的诗歌,你出城还没到10分钟,我就希望你能回来,能给我几张关于纽约的素描,当作插图来点缀那几首写纽约的诗。例如,书的封套上会是一名女子站在广场喷水池边,书名是《冷美人》。我要你寄给我这些素描的原因是,我想把它们展现给创作这些画的艺术家。现在的情况是,这本书将会采用3到4幅小插图,是版画风格的,但并非惊世之作,因为它们虽出自知名艺术家之手,可画家本人对此并不太热衷。我想,如果你当时在场,有空暇又肯帮我的话,我们的合作准会很有成效。

你对我写作的评论和赞美,我很是欣赏,那种独特的写作总让我感到开心。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写日常小事,写内心琐碎感受,写生活中那些不太重要却如此贴近的东西,是我唯一能赋予热忱和优雅的文学创作。

作为一名记者,我很有挫败感,因为我采访回来,内心充斥的不是事件的具体实情,而是一路上遇到的各种琐碎困惑和趣闻。在《纽约客》问世前,我未曾找到任何可以表达这些细枝末节的方式。所以,昨天我提笔写一则关于警署的马匹是如何受驯的故事,可这则标题为“警署马匹如何受驯”的故事在完稿时居然连警署马匹都未提及,里面尽是关于我本人在警察总部的各种可笑经历。我的此番努力,并不像你所说的(盛名之累),以谋得受众或拥趸为乐,而是因为,有时候在描写自我(这是唯一所有人都熟悉的主体)的过程中,我会偶然体会到当手指触及真理核心时的那种极度的快感,并听到在我施与的压力下人类所发出的那一声微弱的厉喊,那声音好古怪。

可以预见,像你这样有领悟力和禀赋的人将会在绘画艺术上走得很远,而且我觉得最终很可能会达到我朋友沃尔特·金·斯通^①在素描和油画上的造诣,他的画作大多描绘乡村生活和类似的主题,这些作品一定在创作过程中给画家带来了很大的满足。无论是写作还是绘画,有一个妙处就是,它既是直接的谋生途径,又是一条不可预测的谋生之路。写完一篇东西,卖给杂志,这事简单得如同擦亮满满一手推车的苹果,然后把苹果卖给路人。这过程有一种令人愉悦的直接性,每一步运作都有即时的动因,而结果却无法预料,这在商业贸易世界里是找不到的。

代我问候那只蜥蜴,它会从莱昂石门廊^②藤蔓后面爬出来,在阳光下向你抛送秋波,然后又倏地躲回去。

你的
安

毋庸赘言,如果你能告知确切的地址,我将无限期地保留你对《纽约客》的订阅,这也是我为保住读者群而唯一能时常采用的手段,对此,我

① 是康奈尔大学教授和艺术家,与布里斯托·亚当斯有姻亲关系。

② 斯坦利当时正在圣奥古斯丁的莱昂石旅馆任景观建筑师。

必须不计代价地维持。

致哈罗德·罗斯

[道塞特, 安大略]

[1929年7月?]

星期五

亲爱的罗斯：

谨照您某日信中所要求的，先作个人汇报。

我要比预期晚些回纽约，因为我对这个露营地[奥特露营地]的兴趣日益浓厚起来，打算再呆上一阵子。对于纽约的纯文学活动，我一直适度投入，不过今年可能会参与得少一些（我正在拟定一份尝试性时间表，一周诗歌10分钟，散文25分钟，早餐前半小时用于答复棘手的问题），以期推进当地的纯文学状况，同时也对自己有所裨益。由于事实上《纽约客》已让我日趋乖戾暴躁，我避得越远越好。我很佩服您那超乎寻常的本领，竟然能忍受——事实上是应付我对《纽约客》多少怀有的报复心，以及三番五次开溜的狡猾习惯（倘若您不做那个如此耽于幻想的记账员的话，这几阵子原本花不了您半分钱，其中最后一次大概花了您420块，不过如果您坚持要如此荒唐，那我也就管不了了）。除了比不上您本人，或许还有其他一两个人，我对您这本杂志的珍爱大概不比任何人少。只是，对我来说，它并不是我的整个人生，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回到这个1920至1921年夏天自己曾工作过的地方，并感到如此快乐的原因之一。10年间，道塞特没有改变，在我重回的故地中，这几乎是唯一没让我因为时过境迁而怅然若失的。最初和我一同来这里的人[罗伯特·赫巴德(赫巴德)]现在正经营着这片露营地，我们计划一起干一番事业。此刻，我不知道事态会怎样发展，不过我很庆幸有了这段休憩，它让我实现了自己很早就有的一个梦想。我打算下周某天和赫巴德一家经费尔波特去一趟伊萨卡。尚不确定何时返回纽约。

我很担心瑟伯这老伙计，希望您能让他好好度个假。他比我更需要